上徽宗乞致齋日不作樂劄子

臣伏見今月十五日迺致齋之日其日聖駕遊幸寺觀雖曰燒香為民祈福緣歸必作樂登樓觀燈以同民樂其於昭事上帝齋莊嚴潔恐未足以盡志且如今月五日亦係祠事致齋之日御宴遂移於六日於禮為宜上元遊幸恐當如之臣之管見如此不敢緘默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取進止

上徽宗論選舉第一狀

之人待闕有及一二年又為堂除別差官改易甚為狼
狽當是之時被命公朝拜謝私庭其職任之美者無寒
門悉歸於勢要搢紳咸有不均之嘆今日朝廷修復先
帝政事差除尚乃因循前日之弊未足以成先帝之良
法美意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自寺監丞而下一如元
豐官制之初不係堂差州縣差注朝廷更不取闕庶使
功能不遺於寒微職任不移於權要

第三狀

臣近論列乞寺監丞而下除授依官制格一切付之吏部以選格差注至今不嘗施行臣竊惟神宗皇帝立事必有法立法必有意非苟然而已經畫官制之初必先會計昔日官吏俸給所費幾何既行官制則制祿高下必以昔日為准故省郎而上出於堂除則支全俸寺監丞而下付於吏部則支折俸今寺監丞而下既係朝廷注授皆給全俸所支既多國用益匱京師財賦窘乏其亦以此侵耗之一端況立法非特如此而已蓋將以分

宰執之權推奔競之風而使寒畯之士各得以自奮吏部員闕既當則人人無留滞之嘆至公之道由是開矣今三省曽不以是為意其員闕收歸朝廷惟欲增重其權柄而已其為官擇人誠未見其實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寺監丞而下差注一切送吏部以存官制良法

上徽宗謹名器

臣聞天下雖安有可危之理天下雖危有可安之道安危之機不在乎他人在人主所操而已夫福威者人主

所操之柄也權歸於上而不移於下此操之得其道者也得其道則安失其道則危稽之已往其迹班班可見矣如漢武帝外勤師旅内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五十年間中外無事者特以威德歸乎上姦臣不敢專國命故也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夫以漢武之於唐明皇其德不甚相遠而安危如此其異者豈非在所操乎昔陳夷行嘗對唐帝曰無以權屬人又論用人則曰苟自聖擇

無不當者誠以至治之要在此有天下者所宜先也恭
惟陛下臨御以來去太甚用中道遠聲色崇節儉進忠
良斥姦佞弛兵革寛刑罸撤無用之臺榭罷不急之工
巧蠲宿逋以恤窮民省探報以防寃濫治天下之具何
以加諸若行之不息終之不倦可謂全善矣然今日之
所急要在收還威福之柄以立主威以尊主道臣叨沐
誤恩擢於諫省輙敢引此以為龜鑑伏願陛下留神無
使大臣干權任其喜怒之私以害大公之義賫天下之

福也社稷無窮之休也

又

臣竊以君者制命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者也君倡之於上臣和之於下然後君臣之分正矣君倡而臣不和上行而下不隨則名分紊亂紀綱不立危亡之基實始於此箕子所以垂戒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謂是也臣訪聞近日睿旨差除三省多方執奏肆行沮格三省欲

有進擬冀聖意之必從除目之必下倒置如此臣竊憂之至如前給事中龔原以罪去國之日御批嘗犯贓私每議政事遂行重責未至貶所即移壽州未幾又除待制移知杭州前日聖語墨迹未乾今日除授如此其峻何以示信天下又如中大夫王說年已七十有餘所至素無善狀令乃特轉太中大夫移帥青州原等遷升未委何名如聞皆出三省進擬不出陛下之意臣聞日者陽也君道也君正於此則天應見於彼故日常明臣侵

尊而無可陵之漸臣道卑而無逼上之强苟失其正尊卑之序亂上下之分虧此不可不慎也今三省專威福之柄侵人主之權睿旨則沮格而不行進擬則堅執而必下乾剛坤柔之道未正堂陛高卑之勢未分忠臣義士夙夜以此爲憂姦纖巧佞之徒乘此射利大臣之權既重賓客輻湊其門環坐其馬廐而不以爲辱奴事其子弟而不以爲羞良可歎也况龔原進職移守錢塘王詵轉官移守青社既繫兩省從官事干大體命下之日

羣聽驚駭三尺之童皆知其非若不改正則作福作威專在於臣陛下孤立誰肯為國者乎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以正上下之分以息奔競之風

又

臣近嘗論奏三省大臣專權威福睿旨差除則沮格而不行三省進擬則堅執而必下上下之分未正乞收還威福以定名分訪聞三省大臣日近肆為詭計但避專權之名而陛下每有差除則陽為承行若非所欲則陰

諭屬官繳駮上以侵凌主道下以竊弄國權朋比之風漸成威福之柄倒置若不辨之於早則易之履霜堅冰之患至矣伏望陛下攬乾剛之威奮神明之斷一出令則渙而必發一除授則審而必行敢有不存名分肆為橫議者特行黜責如此則主威可立朋比之風可去宰執專權之弊可革矣

上巖宗奏論盜發保州倉

臣竊以北人通好百有餘年朝廷無北顧之憂邊庭弛

備今遼主新立喜兵好殺人心未服國中未定萬一衝
突犯我邊陲守邊之臣若非其人倉卒之際不無敗事
伏聞近者保州軍糧倉為賊所發般運踰城而出其間
多是兩屬人户及草場遺漏燒焚積草數萬不少雖不
見賊之主名竊恐是姦細本州並不知覺守倅如此安
可守邊兼慮其餘州軍守倅亦有似此不職難以任事
皆宜罷去擇其勇武智畧之人以代之庶可制勝於未
然銷患於未兆天下之福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取進止

上歐宗奏論强盜法第一狀

臣竊惟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廣刑罰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强盜之法特加重蓋將禁奸究惠良民故也行之百有餘年天下安堵近者朝廷改法以强盜計贓應絞者並增一倍贓滿不曾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如聞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苦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有可生之道往往不敢告官傍人亦不敢收

捕恐其復還別生讎害賊徒以此益逞凶頑聚集爲多重法地分益甚竊恐浸淫日久養成大寇如貽國家之患伏乞睿㫖復行強盜舊法所有前件新改條法更不施行庶使良民安居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論奏強盜計贓應絞者贓數並增一倍贓滿不曾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自上條頒降之後被苦之家以盜有可生之機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傍人亦

不敢收捕恐有讐復賊盜由此充斥人民不得安居乞
依舊條改正竊聞朝廷於尚書刑部取索諸州軍申到
强盜大數比較未行上條已前數少即是賊盜衰息刑
罰可減遂不施行此正與臣前所論事意相反也夫有
盜必申則刑部之數多懼有報復不敢以聞則刑部之
數少今但不申不捕耳豈真少耶臣恐自此盜賊充斥
而朝廷不知也是以從官及御史臺亦嘗論列非獨臣
區區之私見也兹所繫利害甚廣臣所以再瀆天聽伏

知其窟穴但素相交通不肯用心根究耳伏望聖慈嚴
勅在京官司推治賊盜必須追究贜物及窮治窩家依
法斷遣庶幾可令衰息取進止

上緻宗奏論永安縣强盜

臣聞御史中丞趙挺之奏河南府永安縣賊盜事見下
本路體究者臣竊惟賊盜之害良民猶稂莠之害禾稼
國家嚴賊盜之法重告捕之賞正為是也今永安縣陵
寢側近賊盜公行殺人無忌州縣縱弛而不問監司忽

畧而不察尸首暴露道路喧傳挺之論奏朝廷雖已行
下本路體究詰實然監司州縣失職不糾在法自當有
罪供報之際若更匿情隱避不以實聞則殺人强盜無
由敗獲慢法官吏無以懲戒日益以甚為害豈細臣欲
乞特降睿旨候本路體究到事狀如與挺之所奏不同
即送御史臺與大理寺根究事實重與施行庶幾朝廷
之法不廢死者之冤可伸取進止

上徽宗奏論陜西羣盜

臣竊聞陝西諸路羣盜嘯聚始纔一二百人未聞官司
使救護況陝西兵民素甚强悍良於戰鬭若不早行撲
滅本路災傷竊恐流移之人復羣而為盜其勢必熾向
秋已去餘黨若存西戎乘此之時必來作過外有寇敵
之虞内有羣盜之擾為害非細兼聞羣盜多是逃軍蓋
因近來築寨淺攻偶失主將兵士懼罪不敢歸營是以
流而為盜伏望睿旨特下本路監司安撫司體量上項
軍賊若非怯敵不殺其主將偶然失利之人特與招降

或情不可恕則乞嚴命捕盜官司緊行收捕早令盡靜

取進止

上徽宗乞罷修興德院狀

臣伏聞興德禪院見行修蓋者竊以陰陽之書昭示吉凶以前民用休徵則吉從之咎徵則凶從之古之聖王凡有營造必卽休而遯咎捨凶而從吉所以措天下於萬世之安本朝治平熙寧間欲於英廟潛邸修蓋禪院日者以其位宅壬方於國音有所不便遂行寢罷元祐

絕聖亦復如之況今不止於國音不利而已或聞於陛下本命亦有相妨豈宜大興土工廣有建造夫陰陽所忌常人之家猶且避之陛下貴為天子宗社生靈之所託安得忽而不忌之乎伏望聖慈審察休咎特罷興德禪院修造以順陰陽之理以為國家無窮之福取進止

奏彈錢遹第一狀

臣伏聞御史中丞豐稷彈劾新除殿中侍御史錢遹頃常假曾肇之名為豪戶撰墓誌又假肇書受豪戶金為

潤筆臣未敢以為有亦未敢以為無今肇見任翰林學士可究其實若果無耶亦足與遹辨明若果有之顯詐欺取人財物況國家御史之道惟贓為最重一犯於此則為終身之累詐欺取財在律准盜焉有盜詐之人可任天子耳目之官乎臣欲乞睿旨付外施行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奏新除殿中侍御史錢遹假曾肇名為豪戶作墓誌又假肇書受豪戶金事今月初四日親奉德音謂假

肇名為父撰墓誌者臣竊謂御史之職以糾察官邪為

已任惟忠實不欺然後能以是為是以非為非而無負

陛下之任使今錢遹父之亡也事之當如其存遹乃不

請於肇而假肇之名為父撰墓誌是謂有欺於父矣又

假肇受金之書以播於外是有欺於親戚鄉黨矣所存

如此其人可知為父撰銘初無利害尚任欺詐而論列

朝廷之事利害有大於此者能保其勿欺乎伏望聖慈

特罷遹之除命以警詐妄取進止

第三狀

臣近彈殿中侍御史錢遹欺詐乞罷除命不蒙俞允者竊念臣知遹之欺詐而不言之罪也知而言之果實不誣朝廷當罷遹而行臣言若以臣之言為不可用臣安可更當言責況遹今既同臺顯是難以共事伏望聖慈特罷臣之臺職除一閒慢差遣庶安愚分取進止

奏彈曾布

臣竊以正而不撓乃可以任天下之重公而不私然後

服天下之心苟爲反是曷副具瞻伏見右僕射曾布性禀姦邪心懷凶險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非人大開邊隙費財用如糞壤輕人命如草芥今獨歸罪章惇未知布之所職何事玉毀櫝中則誰之過陛下矜容曲貸仍有進擢荷天地不貲之恩臣子之心義當如何而布不圖補報惟務徇私自登宰席獨擅國權輕視同寮威福由己進拔親故羅列京局以爲耳目任用門人寘之臺諫以爲心腹不以人材爲用惟以爵賞爲私恩所親

者進所踈者退愛之者則留京師惡之者則令補外書
疾比德詩刺不平其布之謂乎布既以此自任其子弟
亦甚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且附枝既大必賊本心
私家既盛必危公室古人以為戒陛下其可不念之無
布在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遂申請乞用王安石日錄
修神宗皇帝國史致史官觀望變亂事實多譽安石之
善掩蔽神考之美近者諫官論列陛下已令看詳徑涉
春冬未見行遣訪聞布欲自掩其過又欲為史官之地

恐甥壻葉濤例皆得罪是以稽緩未肯進呈專擅如此頗駭羣聽況布之登用方且彌月凶威氣燄薰炙中外若更遷延日久盤根固基必貽國患其將奈何易著履霜堅冰詩戒桃蟲維鳥辨之於早正在今日伏望聖慈特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以為社稷無窮之計取進止

第二

臣伏見右僕射曾布姦凶擅國臣已具前疏退而思之專輙移易臺諫官一事頗為寒心夙夜不遑須至再瀆

伏見右僕射曽布近薦引門人王覿為御史中丞賈易為右諫議大夫張廷堅為右正言除張廷堅已行罷去而王覿賈易尚握言路重權若陰相結納肆為朋黨陛下孤立誰與為助若有不公誰敢擬議兼修國史宰相係史院長官必須相見如有交通何所不至況臺諫官不得與執政官相見有著令祖宗之法安可不守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第四

臣伏見曽布自登揆路首罷豐稷御史中丞引用門人王覿爲代遂致人言有瀆天聽令雖改命又遷翰林學士採士議僉曰未宜以謂豐稷陛下之所任在職累月忠言讜論屢聞入告布則忌之遂改權工部尚書覿乃布之引用在職彌旬未聞補報今因人言則有内相之命除授若此是陛下之所任者恩數則薄布之引用者恩數加厚夫爵天下之公器人主之操柄其厚薄顛倒如是何以厭服人心伏望聖慈追改覿之除命别有所

授以副朝望取進止

第五

臣近論列王覿任御史中丞方彌泱句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曽肇合依例補郡不蒙施行者竊以宰相總萬幾之務操威福之柄其任甚崇其權甚重若任其至親與夫所善之人寘之要地相為表裏則强盛不已必至於陵上故聖人作易於坤之初則曰履霜於上則曰龍戰所以防微杜漸垂戒於萬世者其以此而已今覿乃

臣伏見右僕射曾布近充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山
園陵使回引進屬官蒙等第除授訖臣竊惟祖宗以來
山園陵使引薦屬官雖有故事合行推恩未有賢與不
肖並進職任如此其衆者臣之所不知也況今祔廟方
彌旬浹一日之間除目並下物論喧騰以為陛下每有
特差除三省或沮難而不行今布之所薦三省除授甚
速是宰相之權有過於陛下矣若以所薦人材資任言
之其間亦有可以進擢者然非聖擇恩獨歸於權臣之

門奔競之徒益行阿附此不可不慮也兼遺忘欽聖虞
主事御史臺見行推治山園陵使司屬官既是分董一
行事務其間慮有干涉若候獄具然後推賞亦未晚也
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所有新除且行寢罷候御史臺獄
具日檢詳故例比類施行庶允公議取進止

第七

臣竊以避親之法著於甲令有官守者悉皆遵禀而況
貴近臣乎今曾布曾肇乃親兄弟也布為右僕射肇為

翰林學士不行迴避豈得為允蓋宰相任天下之重握威福之柄而行命令者也翰林學士職親地近朝廷命令皆所自出苟不中度理當執議捨親而議之則傷私恩以親而不言則害公議祖宗所以立避親之法蓋謂此也陛下方當持盈守成之時宜守而勿失以為太平基業社稷無疆之福也伏望聖慈特令迴避以遵祖宗之法取進止

第八

臣伏覩曽布東鈞當國其弟肇又居翰苑委有親嫌在法宜避近因人言肇已罷職而猶進讀經幄兼修國史搢紳之論亦未俞允謂如富弼韓絳為相弼之壻馮京絳之弟韓維以親引嫌悉補外郡此祖宗之故事朝廷之近例今日正宜守之不可以廢而肇猶居要職日侍清光豈得為允伏望聖慈特令補外以存典故以別嫌疑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九

何以明是非別賢愚而取信於天下乎況洵武父綰昔
為御史中丞專事姦佞求媚大臣為安石求賜第薦安
石子雱及其壻蔡卞館職神宗皇帝察見底裏親批聖
語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今洵武修
史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揮神考之盛德而不能掩其父
之惡乎兼洵武學問荒唐衆所共知前日蔡卞報綰之
私恩及欲褒飾妻父安石之美故置洵武於史院以備
檢討士人莫不指笑今令同修正史尤非所宜伏望聖

慈斷自宸衷特賜寢罷以允公議

又

臣近彈奏秘書少監鄧洵武不可同修神宗皇帝正史不蒙施行須至再瀆天聽者竊以史官直筆取信萬世祖宗以來尤為慎重咸平初修太宗皇帝實錄錢若水主其事薦起居舍人李宗諤等數人充史官真宗皇帝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以後皆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儻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許

第二狀

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蔡京凶邪肆害罪狀著聞中外交通蹤跡可驗言章屢上天鑒難逃宜鳴鼓而顯攻彰大佞之已辨陛下特優禁從未即譴訶畀之以端殿之華付之以帥權之重詔命初下物論尤喧謂姦惡之免誅有典刑而何賴臣聞斯議嘗具奏彈令已彌旬未蒙顯責如聞京尚懷偃蹇不體恩私慢君命而弗處丐祠宫而自若肆行忿忮愚弄朝廷如此可容

孰不可忍伏望聖慈檢會臣僚前後章疏付外重行黜責以副朝望

第三狀

臣惟哲宗皇帝仁民愛物出於天性紹聖以來垂拱仰成責任宰執是時降授中大夫行少府監分司南京蔡卞備位政府陰肆姦謀造朝奏對專務殘忍殺害巧計既行凶焰日熾竊弄賞罰私報恩讐人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張寘之顯要有議其妻父之短者指為誹

謗宗廟置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即是門
下之姦吏更唱迭和相倚為重造作事端屢成寃獄看
詳理訴編類章疏洗垢索瑕中傷士類或輕或重皆出
己意或投之遠方或陷之深僻毒流天下實不忍聞其
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啟之時人目之為笑面夜义天
下之所共知也陛下入承大統判別忠邪灼見姦凶率
先棄逐近雖責降未厭人心咸謂卞之過惡實與惇等
置散投荒尚為寛典今猶分務仍居善地何以懲姦伏

讜論集卷三

太峻未見施行竊以名器不可假人爵賞所以養德除授至公則人無間言若阿所好則人心不服令希哲既乏才能（原本闕四字）蔭補入官所至無善狀論其才能學問不可任秘省論其方起謫籍亦未宜有此峻遷若論其宰相姻親則尤不可如此速進除目既下士論喧騰臣不敢畏避遂具彈奏朝廷不為施行必是進擬之際三省以忠彥之親堅執不回依阿曲徇遂使陛下官爵不得盡至公以待天下之賢而忠彥獨得私其所親上下

要職皆為權要所得而寒畯之士抑鬱不伸天下幸甚
取進止

奏彈呂希哲李祥

臣竊以天子居九重之深不出戶而天下治者以宰執為之腹心以臺諫為之耳目以相維持以相補助二者并用而不可以偏廢然後朝廷正而萬事理如以腹心之臣為可托耳目之官為可輕臣恐天下之士壅于上聞而天子孤立矣此不可不察也臣今論列呂希哲除

秘書少監李祥除太常博士未允公議不蒙施行臣竊
惟執政之親人材資任委有可用若出睿選猶當引嫌
況呂希哲進任太速李祥除授太頻既是大臣之親止
緣三省進擬未盡至公清議難屈臣具論列朝廷不為
施行必以臣言為非臣不當更居言職若以臣尚可備
員諫省亦當行臣之言豈可忽而不用伏望聖慈主張
言路以廣耳目之聰明收還威柄無使宰執之專權其
呂希哲李祥等差除乞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寢罷取

殆盡官司錢糧所支不知其幾何增築狹水堰月河但
爲舟船之害並無分毫之利朝廷灼見事實狹水堰遂
行毀折重複勞民虛耗國用不可勝紀月河尚存而無
用令閘不住移文修緝及造天漢等橋費用不貲一出
種民私意收支錢物漫不鉤考費用既無名錢物恐難
繼又輙行下州縣自清汴以來十二月河水通行客旅
往還沿路稅務收到稅額錢數並令撥還清汴司州縣
苦之且商賈射利相時而動河若不閑則後期而往河

収之息未見實數錢物多寡未嘗會計兼洛口沿汴河之兵士任意差使或用修橋或在茶場充役河上闕人萬一水勢衝突恐失隄防為患豈細種民恣橫違法略無忌憚置之深罪孰曰不宜令乃授之清職付以重權清議未允況陝西用兵之後災傷之餘宜得忠厚有風力使者賑恤罷民經制邦儲而種民險刻有餘制事無術總領是職民何堪命伏望聖慈特罷種民直龍圖閣陝西都運使仍付有司根磨洛口及清汴司茶場等處

臣竊以罪同而罰均則人無閒言罪同而罰異則天下之心豈能厭服哉伏見內臣張琳與馮説共受元符皇后金珠事狀明白所犯既同得罪宜一説已蒙罪責出守祠宮琳猶握要權出入禁闥如故公議不與人心未厭以為朝廷法令特為琳屈何以信服天下伏望聖慈正琳之罪以示至公取進止

第三

臣近訪聞臣寮論列內臣張琳受元符皇后金珠事奏

奏彈内侍李偁第一

臣竊聞陛下頃居潛邸哲宗厚天倫之愛恩遇甚渥陛下忠信恭敬未嘗以毫髮之私上干朝廷實以本府都門親事官晨昏啟閉甚勞援例奏留實占役使非有他也其事至微有何犯分臣僚之家尚許指名奏人隨行況天子之貴介弟豈有不可者乎御藥李偁輙敢凌侮悖慢誣奏都監干請但不明言陛下受請求耳今陛下纘承祖宗之業位乎天地豈偁所欲偁猶領職禁中給